



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

任繼愈題



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

任繼愈題

第 189 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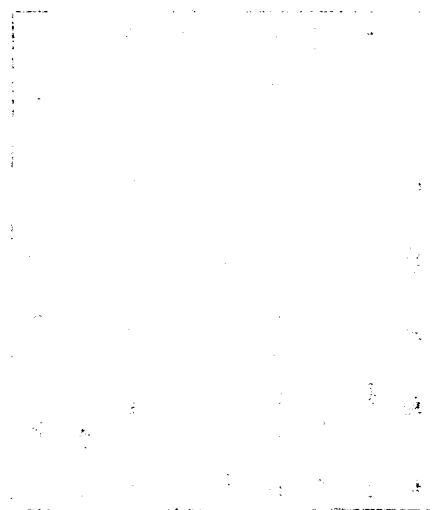


海潮音

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

海潮音

第一卷 第一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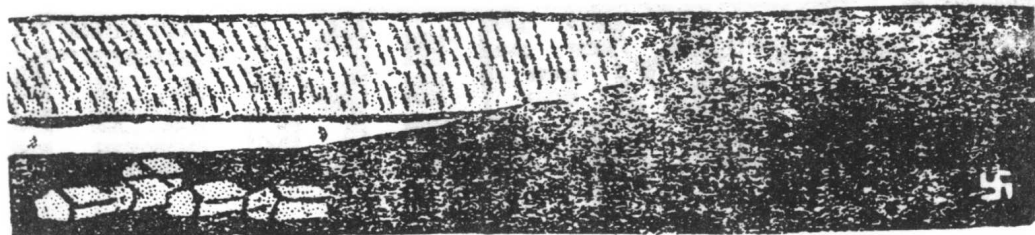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商务印书馆

海潮音

第五十卷 第二十號

(第一八十八號)

武昌海潮音社發行
廿三年十二月出版



海潮音月刊

第十五卷
第十二號
目錄

圖畫

妙生供佛圖
夢中憶海圖
題辭（張聖慧）

佛教春秋

今年的幾件佛事
中日佛教學會
評五台山僧事之實況

評東方雜誌「佛家哲學新體系」

禪密或問

鞏固邊疆與佛教

怎樣到女界去弘揚佛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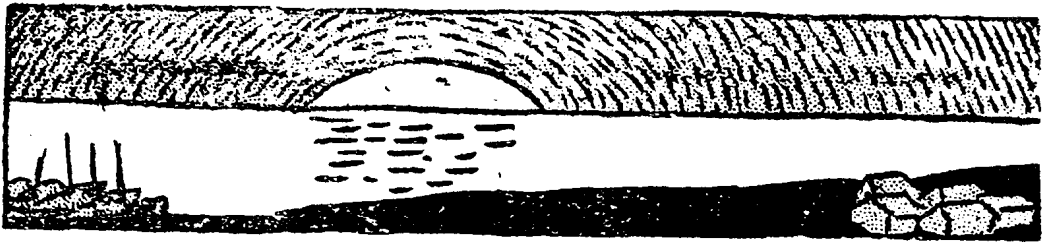
時間在佛法上系統的研究

人生學（第四篇・續一）

僧教育欄

叢林與僧教育之前途
焦山佛學院成立之經過及其近況
焦山佛學院現住學僧一覽
雲南省佛教會講習所章程

法舫（一）
法舫（四）
大醒（六）
法舫（九）
厚（二二）
智藏（二六）
張聖慧（四七）
道輝（五四）
王恩洋（六一）
僧懺（七五）
皓東（七七）
皓東（八二）
（八五）



普賢行願品講錄(續)

太虛大師講

普照記(八九)

餐石日記

妙觀(一〇三)

方丈日記摘錄

月如(一〇三)

河南宜陽靈山寺遊記

慕西(一一六)

新 聞 通 訊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漢陽佛教正信會已正式成立 | 記者(一二一) |
| 南嶽呈請省府保護祖師塔院 | 空也(一二三) |
| 雲岡佛窟當局注意修建保護 | 大公報(一二三) |
| 各處致本社社長大師書選錄 | 編者(一二七) |
| 各處致本社編輯部通訊選載 | 編者(一二七) |
| ▲日本通訊 | 談玄(一二七) |
| ▲上海通訊 | 法周(一二九) |
| ▲廣州通訊 | 李因如(一三〇) |
| ▲雲南通訊 | 佛教會(一三一) |
| ▲如皋通訊 | 迴林(一三一) |
| ▲青島通訊 | 善波(一三二) |
| ▲北平通訊(一) | 洪林(一三三) |
| ▲北平通訊(二) | 常根(一三三) |
| ▲北平通訊(三) | 慈慶(一三四) |
| ▲北平通訊(四) | 慈慶(一三五) |
| 為請益因明事上妙閣法師書 | 大醒(一二六) |

編後記

本刊第十五卷總目錄

讀者諸君道鑒：謹啓者：上海現有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出版，乃係宋理宗時平江府延聖院精刊之本，其內容概況，具見於下方通告中。凡我諸山佛寺叢林，均宜供養具足莊嚴。即在家居士研究受持，亦應備誦，參考方便。該經現已陸續出至半數，轉瞬便告圓滿，每部定價七百五十圓，刻由各方商請該會仍照預約發售，祇五百二十五圓，外加郵費二十圓。此誠法界難得之機緣，爰爲竭誠介紹，卽祈公鑒！舊聞日本排印大正藏三千部，其本國爭購，卽占十分之八，佛光默被，所得利益，自不可思議。今我國災劫頻仍，宣揚佛法，正可覩人心之轉向，俾漸躋於光明安樂之途，素仰法座知見勝常，必可及時成辦也。該發行處，在上海威海衛路七一二號影印宋版藏經會，直接函匯，可免轉折。特此奉布，祇頌法健！

海潮音社編輯部謹啟

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通告

原本 宋理宗時平江府磧砂延聖院雕刊。各卷有紹定嘉熙淳祐寶祐等題名。莊嚴精妙。實爲孤本。

版式 每一木版五面。每一面六行。每一行十七字。現據陝西所存原本攝印。毫不割

，以保存真相。其中朽蝕殘佚者。已向北平福建廣東雲南山西等處。訪求補足。

卷帙 原依千字文編次。共計六千三百十卷。現合裝五百九十二冊。（將來冊數尚須增多）每冊首頁。編印經目。詳列品名卷次。已陸續出版。每月至少出五十冊。準

於民國廿四年五月以前出完。

印紙 中國連史紙四開本。經面磁青紙印金。絲線裝訂。

定價 前售預約。每部五百廿五圓。不日照定價七百五十圓發行。外加郵費廿圓。凡有信願布施者。另商特別優待辦法。

發行 上海（威海衛路七一二號）影印宋版藏經會。

妙生供佛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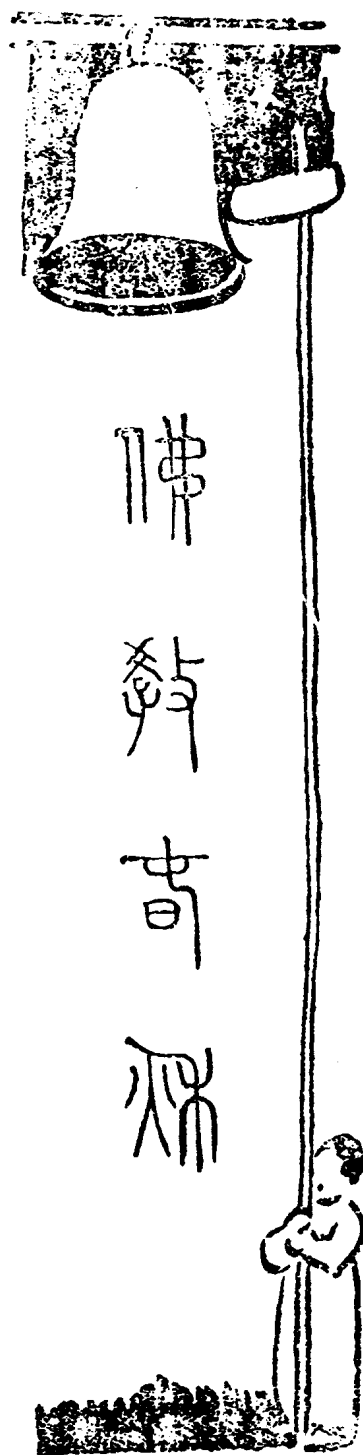




題夢中懺悔圖

聖 慧

佛燈半明滅，爐火微溫醇，萬緣轉沉寂，夢見月黃昏。
菩提古樹下，宴坐佛世尊，頂光揚明輝，金容慈且溫。
觀此莊嚴相，肅然起恭敬，頭面接雙足，頂禮畢中塵。
知是大醫王，能療衆生病，虔誠求說法，稽首再三請。
我佛固慈仁，頓發微妙音，金手親指點，令我口自呈。
過去諸罪孽，敢不對佛傾；生少性好弄，晨夕耽嬉戲，
憐香除花風，愛美剪蝶翅。射雉試身手，彈雀說意氣，
捕獸設陷阱，誘魚拋釣餌。蹴牆偷花種，鑽籬盜藥苗；
貪味摘瓜果，學書竊芭蕉。箭弄暗摹習，花樣背人描。
野卉簪三朵，山泉飲一瓢。蛺蝶繡錦屏，鴛鴦繪畫樓。
愛聞菱荷香，喜聽菱鋤響。詭曲譜新聲，漫畫圖倩像。
虛無構燕說，誇大談郭書。染翰造烏有，操觚賦子虛。
避嫌每緘默，媚人常過譽。金盤薦秋葵，玉壺買春酒。
東郭宴佳賓，南浦送故友。侍食伴嚴師，伴賜壽老母。
賞月徑三三，消寒時九九。嗟我迷真性，障礙貪嗔癡，
應受三途苦，粉骨安容辭！瀝血勤懺悔，拯救仰大悲，
永爲佛弟子，牛生願追還！



今年的幾件佛事

法紡

光陰過得真快，本刊重移到武昌編輯，已經是三周年了。在此三年之中，本刊的讀者，一年增加一年，這是件可喜的事情，同時覺着也是佛法有了進步了！夫佛法無邊，佛事無量，爲佛弟子，担荷如來家產事業，當勤精進，如救頭然，慎勿放逸！如是如是，盡未來際，長養一切菩提善根，修集一切菩提資糧，成滿一切菩提智果，利樂一切無邊衆生，同趨無上正等菩提，今當本刊十五卷出版之際，回顧吾國佛弟子，今年作業如何？所謂「道在人弘」，今年吾國佛教徒究竟作了幾份弘道的事業，值得吾人紀念？茲舉其年終大端，以告讀者：

第一件，宋版藏經的出版。這是一件弘法的事業，值得吾人紀念的！影印宋藏會諸公，不辭艱辛，任勞任怨，三年以來，卒得出版，雖遭祝融之警，畢達目的。作佛事者，必應如是。惟設計不周，排版款式欠佳，只恐流通不易耳！於此可見中國佛教人材之缺少，以與日本出版之大正新修大藏經比較，得知人家文化工藝事業之進步，吾人真不知相差若干里也！雖然，此最大之佛教出版物，在近十數年來尚未得見，況此藏經又以最精美之宋刻本爲底本，字句無誤，版本最古，字大易讀，價值不昂；置之，一可保古，二可供養，三可研讀，凡佛弟子或諸學者，研究佛典，

考據聖言，均宜購置者也。聞日本出版佛學書籍，購者踴躍，彼大正藏出版，私人、團體、學校、圖書館，無不購置。又該國外交省之文化事業部，購數百部，贈送各國文化機關及佛教團體，以作文化上之國際宣傳。此種辦法，我國政府最好仿行，購未藏若干部，分送各國之文化機關，發揚中國文化，豈少補哉？

第二件，時輪金剛法會。這也算是今年的一件大佛事，值得吾人紀念的。法會組織之大，所費經濟之鉅，參加發起，受法灌頂，都爲朝野偉人名士數及數萬，時維麗春西子湖水，爲之變色，武林山花，爲射異香，錢塘江潮，爲之鼓樂，飛來峯鳥，爲唱讚美，漪歟盛哉！如是大法，在國破家亡之際，虔誠修持，固佛法上之一護國救民法門。然國事終須人爲，不可專仗他力。佛教在現在中國人（尤其政教界）的思想上根本缺少信仰，既不信此法，如何可以此法挽既墜之狂瀾耶？此可見於全國知識階級與論界之批評也。惟輿論界之批評，亦多不近人情，不合道理，不但於密宗無認識，即於佛法亦無常識也。觀此法會之後，吾人深信今日中國人之佛學程度尙極淺陋，除少數人外，皆不够學密之程度，是故極宜提倡人間佛教，以奠其基，不唱高調，實事求是，先教爲人。再以有組織之方法，教學三十年後，或可普及密法。況密法重在修持，不重宣傳。以少數大德之修持力，及全國上下人士之信仰力，依諸儀軌，人民懺悔，大德作法，機教相應，感

應隨順，雖說得蒙三寶慈佑，實須衆生自心向善也。如是道理，既契聖教，猶符密軌，全國佛子，入壇道人，請以理智思量吾言，然歟否歟？

第三件，北平大良醫院開幕。這是今年華北佛教深入民間的一大佛事，值得吾人紀念！釋迦牟尼，無上醫王，治諸心病，亦療身疾。菩薩大悲，愛濟苦人；菩薩福田，視病第一。爲佛子者，應學醫王，長養大悲，看病濟苦。坐是之故，吾人對於北平三時學會大良醫院之成立，敬爲北平病苦人民致無量之祝賀！此於該院開幕之時，吾人曾已爲文論之矣。

第四件，廬山大林寺世界佛學苑淨土林奠基。這是中外人士避暑勝地，關於弘揚世界佛學之一件佛事，值得吾人紀念。廬山是一個具有國際性的地方，誰都知道。山的開發，遠爲佛教僧人，寺廟之多，中於江南，千餘年來，儼然一佛化淨土也。近則爲西人開闢成避暑之地，每年夏季，各國人士，都來集焉。基督敎設各種敎堂，以傳其敎。而吾開山始祖之佛教僧徒，則抱殘守缺，幾等廢物矣！太虛大師竺庵長老，爲道熱忱，宏法世界，故決志復興大林寺，每年暑期，集各國佛教徒，宣傳佛教。又因廬山本爲中國淨土開宗之道場，故就其地設世界佛學苑淨土林，安僧念佛，修持淨業，藉倡淨宗，而淨化世界者也。因缺大德，碍於事業，同人發心修建佛殿。今年夏期，已行奠基禮，發起者有

林主席、方本仁、蔣作賓、李烈鈞、馬占山、戴季陶、賀衡夫、黃文值、李子寬、羅奉僧、彭綿城、鍾益亭等。近聞決於明春動工修築，務期早日落成。惟工成頗大，需款極巨，尙望海內發心宏法之士，有以布施者也。

第五件，藏文佛經開始翻譯。這是中國佛教翻譯史上，宋元以後開的一朵鮮花，是一件頂大的佛事，值得吾人注意！西藏佛教，近年在內地宣傳，極盛極隆，可賀可欣！惟多偏於宗教式的密咒傳習，而於佛教經論之傳譯，教理之研究，毫不注重。自世界佛學施漢藏教理院開學，今年法尊法師，留學歸來，主持院務，開始翻譯宗喀巴大師之著作，已譯印其所著之菩提次第廣論。迨大德證義後，即行流通。次將譯西藏佛教史，再次則續譯各種漢文所缺之聖典。吾人於此，馨香禱祝，認此乃爲真正的真實的宏揚西藏佛教也。除此而外，有諾那喇嘛王淨圓居士合譯西藏紅教祖蓮生大師史略，印行流通，對於西藏佛教，頗多供獻，研究西藏佛教及史地者，亦宜讀也。

第六件，蒙藏學院成立。這是朝野人士，爲佐治蒙藏邊疆作的一件半佛教事業，值得吾人同情。

第七件，菩提學會的成立。這是有關於專門弘揚西藏佛教的一件佛事。

第八件，歐洲佛教大會。這是破天荒的一件世界佛教大事，

最值得吾人歡喜紀念！這名詞，以前是沒聞過，這件事，以前也沒做過。二十世紀科學極盛行的歐洲，一九三四年來基督教領域的歐洲，今日時機成熟，產生出一個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」的「歐洲佛教會」來，真是值得全世界人類道喜的事情，最低亦是全世界佛教徒應該頌賀的事情！

第九件，中國佛教會代表大會。這也算是一件佛事！中國佛教會，是幹甚麼事的？吾人實在不知道。主持該會之委員，不僅無佛學之知識，抑亦無國民之常識，不知中國之國，可笑可憐！如該會訂某項簡章，將蒙藏文列爲外國文，呈請政府批准，政府會痛斥之！報紙刊載，盡人知之。觀此一端，可知其餘，如是安望其作佛事耶？現在中國佛教會，不過少數人爲維持其虛榮利養，抱此一塊朽木牌子，苟延殘喘耳！所謂代表會者，代表非代表，會議而不決，決議而不行，行之等於零，如是佛事，縱發大心，勞而無功，倘不吾信，試問全國讀者中國佛教會今年作了幾件有利佛教的事情？空紙命令，呈轉具文，非佛事也！

以上畧舉今年一年佛教徒所作的幾件佛事，以作一年來之回顧。作佛事者，功德巍巍，不可思議！吾今謹運虔誠，一心一德，恭敬祝念：「今年佛事，功垂萬古！明年佛事，生意興隆！」

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，寫於鄂院。

中日佛教學會

法舫

最近日本東京的佛教徒，又發起一個「中日佛教學會」，提倡中日佛教徒的感情聯絡，促進中日佛教學上的研究協助，用意尙善。近本社又接有蔣作賓公使致太田大師函云：「日本東京知恩院沙門林彥明，頃來晤談，謂擬組織「中日佛教學會」，專門研究唯識，徵求華人會員共同將事，弗求廣汎，不涉鋪張，以冀能潛心斯道者爲限。懇鼎力援助，並代介紹此種學者，俾得先行通訊研究」云云。所謂「中日佛教學會」，或「中日佛教學會」，倘無其他背景，但作佛教的學術研究，則此種組織，吾人當亦表示相當之同情。觀其「中日佛教學會」意趣書云：

中日佛教的關係，在過去已有千數百年深長的歷史。其在兩國間文化上貢獻的價值，誰都可以知道的。這不外是兩國的先賢都不以個我狹小的偏見所核，大家都朝着文化的一途上向前去進展，我輸彼將的漸漸培養的成長，纔得有一今日如是光明燦爛鮮艷耀眼的華果。降及近代則因兩國佛教教育的曠廢，佛教便漸就衰微下去，而中日兩國間佛教文化的關係，亦因是而中斷了。

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，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宗教、教育各

方面的發展，實堪以驚人動魄，可是中國現在正在百廢待興的時候，不但是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宗教、教育的各方面等須要採取日本的材料，就是佛教教育也應該參考日本佛教以資互勵振興纔好。

現在欲把中日兩國佛教固有的精神恢復起來，以謀中日佛教文化的發展，務須得有中日兩國佛教學者相互切磋琢磨，取長補短。以使道德向上，教團改良，方可達到圓滿的目的。因此「中日佛教學會」所以有設立的必要了。想我國的佛教耆宿而德長老法師居士同志們，對於這個美舉，定能作鼎力的贊助，則本會之前途實有利賴焉。

發起者：釋談玄，釋堪輿，黃邦輝，阮紫陽，高觀如，蔡吉堂，呂大庸（以上中國）吉井芳純，神田惠雲，福田宏一，道端良秀，福井康順，井上義證，稻葉文海，松井草宜，好村春輝（以上日本）。

以上是爲該會發起之意旨和人物，宗旨固爲正大，然其事業如何？茲錄其簡章中事業一項如次：

一、中日佛教學者之教育交換

- 二、中日佛教留學生之交換
 - 三、中日佛教徒並一般中日人士之考察學習旅行之幹旋
 - 四、日文及英文之豫備教育
 - 五、華文講習會之開設
 - 六、華文佛教書籍之日譯
 - 七、日文佛教書籍之華譯
 - 八、中日兩文會誌之發行（東亞佛教）
 - 九、中日佛教研究所之設立
 - 十、中日新聞雜誌閱覽所之設立
 - 十一、中日佛教書籍流通所之設立
 - 十二、留日中華佛教學僧及信仰佛教者寄宿舍之經營
 - 十三、中日佛教俱樂部之設備
 - 十四、蔬食處之經營
 - 十五、爲一般公衆佛教講演會並學術講習會之舉行
 - 十六、其他若經本會認爲有必要的事業者
- 從此十六項事業上觀之，在弘揚佛教中乃是極應做之事業。此會成立之後，對於中日佛教學術研究，當有很多之便利。在代表東亞文化之佛教徒的立場上，似應作密切的友誼的聯絡，共謀東亞佛教本身之改進，及担荷弘傳佛教於歐美之責任，倡導世界和平，利樂人類安康。吾人有情，我佛有靈，發菩提心，弘揚聖

教，如此志業，提倡進行，孰不歡喜讚歎？故以吾純潔的佛弟子底資格言之，敬以十分之至誠心願，祝其早日現實與發展。

然吾人以中國國民的立場和中國佛教徒的立場思之，對此事業，覺得慚愧萬分！回想中國佛教之不景氣，令人百般傷心，不可言喻！明白點說，在中國佛教的現狀之下，中國佛教與日本佛教，程度相差有五十年上下，如是中國佛教徒，實在沒有能力來和日本佛教同人聯合。日本佛教有組織，中國佛教無組織；日本佛教，政府保護提倡，中國佛教，政府任人摧殘；日本佛教，人民擁護；中國佛教，人民反對。……以是之故，人材，經濟，都趕不上日本佛教徒，不免處處受日本人之牽制！仰人鼻息，誰肯爲之？雖曰佛學無我爲第一勝義，然在凡夫，我見未捨，不平等之場合，經濟力之牽制，終難忍受！本可互爲師資，善知識之良友，當無國際之差別，由此觀之，中日佛教學僧，應有如是規定：第一、在經濟上，須有平等之担負；第二、事業應規定完全研究佛教學術，絕對不能帶有毫毛之任何背景，所謂爲佛教而佛教之聯合可也。

如是之意見，不過爲我個人之感想與意見，發起諸君於意云何？吾全國教徒，現仍醉夢終日，靜待自滅！觀人家之若干佛教事業進行，當發生如何之感想耶？

二十三年五月，寫於武昌佛學院。

評五台山僧事之實況

大醒

在本刊第八號時論雜評欄中有智藏師批評劉獻之的一篇「五台山的僧侶地主與農民」；隔了些日子，我們接到熟悉五台山上僧侶實況的一位道友寄來了一篇文稿，茲錄於後：

閱海潮音劉獻之文中底「五台山的僧侶地主與農民」一文。據余親所聞見，五台初本荒山，先有寺而後有村，故地皆寺有。村民開地以股計，所納於地主者四分之一。青衣僧寺數十，其僧侶皆當地村民子弟出家。黃衣僧寺十九，其中最大之菩薩頂，台麓寺之喇嘛，亦皆土著。故五台山之地皆寺有，亦可云五台各寺之地皆民有也。僧侶一家，當然有不可究詰之事。遇有僧人喪事，則凡有關係之村民男女，皆至寺大嚼。而僧人附身附棺，悉如俗人，絕無違佛制火葬者。山之所產唯山芋燕麥，他方之人多不喜食，土僧乃視為奇珍，唯恐外僧之染指。同時亦不許其子孫之外出，彼其例，各寺收徒其年不得過十二歲，只許讀儒書，不許讀佛經。每年三次祭祖，凡子孫在外參學，三次不與祭者削其籍。以故青衣數十寺，僧侶數百人，無一知佛法者。顯通寺退居寂富，現之僧會長也，僧會長者，

由前清僧錄司所覈化，由五台縣長所派充，派時一二大寺恒以賄覈，其權仍坐堂用刑也。名為佛教會，近不隸於省，遠不屬於京。省政府則目為人民團體，當地僧則視為行政機關。冒充二十餘年，竟無人揭其幕，亦異事也。余初至見會長時，與談佛法，笑對曰：「我們本地人不懂這的」。則其他可知矣。至於土著之黃衣僧，則專習吹打唱念，二百餘年來，無一至西藏求學者，每年六月論義會中皆蒙古喇嘛，漢喇嘛無一能參加者。蓋其目的專為吃飯而來也。無論青黃，皆可公然對人言「我們是指佛吃穿」，毫不為慚。見遠人至，無不逢迎，稱為施主。若無錢者則登時加以白眼。對漢人若此，對蒙古人尤甚。各寺每年必遣數人各持厚幣至蒙接客，所得布施，由住持任支用意，私家亦得沾餘潤焉。查五台山各寺，由漢至明，均由政府或十方所修，其僧人生活，亦多賴倚朝廷，宋以後外患逼迫，朝廷亦無力顧及，於是僧侶四散，土人遂乘間盡取其寺改為子孫，將所有碑碣，悉行摧毀，故五台全山，無一明前之碑記可讀。而此種手段，於今為烈，廣濟茅蓬以一

萬七千餘元，取得碧山寺東房子孫之籍，旋改爲十方，留單接衆，念佛坐禪，今年僧會長猶率十大寺，借茅蓬不留蒙古喇嘛吃肉事，謂有碍全山生命，公呈五台縣請驅逐十方；又因印光法師所撰碑文中，有不許十方再收徒弟一語，謂欲絕滅子孫，目爲私造僞碑，請縣摧毀。縣長王廷芝悉准之，省主徐永昌不准，其事始寢。蓋其私寺毀碑，已成土僧世傳之秘策矣。至各黃寺蒙古管家，固亦有濫用布施，行爲逾軌者，但各寺之藏清衆四五百人，則多潛心修行之士。五台佛法，實寄於茅蓬與是輩。五台各寺，實況若此；劉君所云，非傳聞即臆度也。

我們讀了上面的這篇記述，我們絕對担保這位述者的忠實，當然無疑的是真情實況了。我們不管劉獻之文中所記述五台山的僧侶地主與農民之種種，是得其傳聞抑爲妄所臆度，可以關開去不談。我們僅恃這上面的五台山僧事的實況，顯然的五台山僧侶啟人以口實的地方不是沒有，而且太多。而以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最享盛名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，其僧事的內幕却是如此，就是縱遇不到如劉獻之惡意的批評，實在也無有可以使人起信心的地方。雖有蒙藏居山潛心修行的清衆教徒，然而從滿山數十個青衣僧寺那樣的張明爲「指佛吃穿」而來的一班獅子蟲一看，大智文殊座下的獅子也就難以顯示其威神了！

綜觀上面的記述，引起我們對於五台山的僧事不能不有幾點誠意的貢獻：

第一、要整頓僧寺制度。五台山的青衣僧寺數十，所以有如許的積弊，就是因爲沒有一種如法的僧寺制度之故。五台山爲中國四大名山之一，在歷史上是應該要加以整頓的。整頓僧寺制度的責任，本來應歸之於五台山各大小僧寺的本身。如果五台山的僧衆，無論其爲漢蒙藏各族的教徒，只要對佛教有少分的真實信仰，皆應當對於自身僧寺制度要盡力負其整頓的責任，使佛教在五台山能日漸莊嚴，把僧家的叢林規模樹立起來，使人人能由信仰五台山而更信仰五台山僧。

第二、整頓僧制的首要事項，即爲革除子孫派的種種陋習。佛教難度徒衆，乃是一種極其慎重的事。既願難度徒衆，就要先行訂立一種難度規制，出家的年齡及教育程度等等，均須嚴格訂定。有了徒衆，又即當設辦僧教育，使其如法修學。若一味以蓄養徒衆，爲迎賓接客之趨使，則大可做照普通旅店，僱用茶役僕工，又何需乎一定要去盡釋迦面孔，遺踢曼殊家風，既「指佛吃穿」（意即指佛寄生）而又假蓄僧徒以營生，自造惡業，破壞僧綱，玷辱道場，莫此爲甚！此種弊制，固已爲今日中國佛教中普遍的通病，但其名山如五台，五台山上的僧徒，應該總要像個樣兒！我們聽到五台山名爲「會長」的一位口中道出的「我們本地人不